

千凰令

万兽听封

QIANHUANG LING
WANSHOU TING FENG

作品
元宝儿

(四)

洛千凰的身世之谜浮出水面，
牵出一段唯美催泪的爱恨纠葛！

他贵为黑阙帝王，
却要迎娶出身卑微的孤女，
百官群起发难，
将他和她推向风口浪尖。

然而世事变幻莫测，
远超他们的预料，
她被赋予截然不同的新身份，
从众矢之的到万人敬仰，
背后总少不了他的助力。
一场关乎黑阙国生死的战局
横亘在他们面前，
这一次，且看她再显神通，
号令百兽大军扭转乾坤！

吉林摄影出版社

凤九卿的神秘老友登场，
开启尘封往事，再续前缘！

绘梦0
古风2
系列4

千凰令

万兽听封
QIANHUANG LING
WANSHOU TING FENG
作品 元宝儿
(四)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长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凰令. 四, 万兽听封 / 元宝儿著.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7.5
(意林·轻文库. 绘梦古风系列; 24)

ISBN 978-7-5498-3111-1

I. ①千… II. ①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9235号

千凰令(四) 万兽听封

QIANHUANG LING (SI) WANSHOU TING FENG

著 者	元宝儿
出 版 人	孙洪军
总 策 划	安 雅 张 星
责任编辑	李 彬
图书统筹	空心菜
特约编辑	魏 娜
绘 图	源 雪
书籍装帧	胡静梅
图书设计	赵艳红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1.5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发行科: 0431-86012602
网 址	www.jlsyc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498-3111-1

定价: 20.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 电话: 010-51908584

第三十六章

峰回路转的惊喜 001

第三十七章

遇陷阱出手搭救 015

第三十八章

赠厚礼牵出往事 029

第三十九章

勇斗“狂徒”得民心 045

第四十章

借大婚图谋不轨 059

第四十一章

设宴接风逍遥王 073

第四十二章

被激失控奉天殿 089

第四十三章

揭尘封身世之谜 103

第四十四章

机关算尽终败露 117

第四十五章

北漠挑衅起战端 131

第四十六章

女扮男装入军营 147

第四十七章

召兽兵生死对抗 163

第三十六章

峰回路转的惊喜



发生在奉天殿的这场变故，着实将现场围观的大臣及参加选秀大典的秀女们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直到洛千凰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轩辕尔桀带离了奉天大殿，她都没能从震惊中回过神。

谁能告诉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她只是前来观礼的路人甲，怎么稀里糊涂地就被皇上当着众臣的面选为了皇后？

皇后？

这让一个从出生开始便不知道自己父亲是谁，六岁的时候又没了娘亲的可怜娃如何能接受如此巨大的变故？

“洛洛，你不喜欢朕送给你的这份大礼吗？”

从洛千凰被自己当着众人的面拉回龙御宫开始，她始终沉浸在游离状态下，呆呆傻傻、浑浑噩噩，好似受到了什么巨大的刺激。

这让他忍不住担心，自己在奉圣天殿这突如其来的行为，是不是把洛洛给吓到了。

总算从震惊中回过神的洛千凰抬头看了他一眼，不解地问：“刚刚在奉天殿，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吗？”

这个问题将轩辕尔桀给逗笑了：“的确是发生了了不得的事情，朕当着众位大臣及各位看客的面宣布，不久的将来，会立你为朕的皇后！”

“立我为皇后？”

洛千凰的表情依旧呆呆傻傻：“可……可我不具备当皇后的资格……”

轩辕尔桀在她鼻尖上轻轻捏了一下：“你指的资格是什么？”

“比……比如拥有一个强大而雄厚的娘家后台、无可挑剔的精致容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最重要的就是，还要学会让人挑不出半点儿错处的宫中礼仪，这所有的一切，我都不具备……”

“偏偏这所有的一切，并不是朕挑选皇后的标准。”

他轻轻勾起她的下巴，双眸溢满柔情：“难道你忘了，一年前，你与朕在佛祖面前曾许下的誓言？早在那个时候朕就说过，此生此世，非你洛千凰莫娶，而你洛千凰，这辈子也非朕不嫁……”

“可是……”

她刚要开口反驳，就被他打断：“朕知道你想说，当年在佛祖面前发誓的时候，你心心念念要嫁的男人，名字叫秦朝阳。洛洛，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不管是秦朝阳，还是轩辕尔桀，代表的都是朕本人。早在一年前，朕便在心中发誓，今生有资格给朕当皇后的，除你之外，不做第二人想。”

“既如此，你为何又要兴师动众地举办这场选妃大典？”

“朕会这么做，还不都是你害的？”

“我害的？”洛千凰十分迷惑。

“要不是你背着朕与那个不怀好意的楚昭然……”

说到这里，轩辕尔桀忽然止了这个话题，改口道：“总之你给朕听清楚，任何时候、任何局面、任何事情，朕都会一力承担，用不着你这个小女人为了朕委曲求全。即便你有一番好意，也得看看这番好意做过之后，被你帮助的人，会不会领你这份情。如果你当日能够早一点儿将事情与朕说清楚，你我之间，也不会发生这样的误会……”

“我想说，可你根本不给我说的机会……”

“好，这件事，是朕有错在先。若当日肯静下心来与你把话好好说清楚，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这些事。至于这场选妃大典……”他忽然笑了笑，“虽然你的名字没有在花名册上，却为朕找到一个将你推到人前，公布你我关系的最佳时机。”

这也是那天他亲自跑去将军府，被明慧大师一番冷言冷语对待之后想出来的一个妙招。

不管洛洛与自己有没有发生这场误会，选妃大典都势在必行。

既然早晚都要面临这种局面，干脆顺应朝中文武百官的意愿，将选妃大典的时间提前，并在选妃大典上，正式公布洛洛的身份。

至于那些一心想借选妃大典将自家女儿送进宫的大臣会怎么想，他没兴趣关心，也不想关心。

即便他解释了这么多，洛千凰的脸色依旧不见好转，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对她来说实在是太过突然。

至少在今天以前，她还沉浸在可能与他老死不相往来的痛苦之中。眨眼之间，他怎



么就让她以他未来皇后的身份自居了？

“洛洛，朕说了这么多，你怎么一点儿反应都没有？难道你不喜欢朕给你的这份惊喜？也不想给朕当皇后？”

“这哪里是什么惊喜，明明就是有惊无喜。皇上，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做，朝中那些文武官员岂会善罢甘休？你之前不是说，云太傅在朝中势力极大，被他拉拢的官员不计其数。你今天在选择大典上不留情面地将云锦瑟给数落得那样厉害，万一惹急了云太傅……”

她的担心，令轩辕尔桀有些哭笑不得：“你到底有没有将朕的话记在心里？朕不是说过，朝廷的事情自有朕处理，用不着你一个小女人替朕操心这些有的没的。别说云四海私自拉拢朝中大臣，想要背着朕建立庞大的关系网，已经触犯了朕对他的容忍底线。就算他本本分分在朝中当官，朕也不会将他府上那个心机颇深，且差点儿害得灵儿失去性命的蛇蝎女娶进宫。”

洛千凰微微诧异：“这么说，你相信灵儿年幼的时候，被人推进枯井差点儿惨死的罪魁祸首就是云锦瑟？”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只要做过，早晚有一天会真相大白，水落石出。之所以一直没有对云锦瑟发作，并不是朕惧于云家的势力，而是朕没有找到证据。况且，这些年灵儿没少借皇家的势力欺负云锦瑟，林林总总加在一起，也算为她自己报了仇。”

洛千凰忽然失笑。

轩辕尔桀挑眉：“你笑什么？”

“我笑云锦瑟也真够傻的，她吃谁的醋不好，偏要吃灵儿的醋。灵儿与你是兄妹，就算你对她再怎么呵护疼爱，也不可能娶她做妻子，我真不明白云锦瑟当年到底是怎么想的，看似精明，实则蠢得要命。”

“其实你是想间接夸赞你自己吧？刚入京就与朕最疼爱的妹妹成为朋友，还不顾性命救了明慧大师一命，成功让整个将军府对你维护有加……”

洛千凰急了：“我刚认识灵儿的时候并不知道她是郡主。还有，我不顾性命去救明慧大师，仅仅是因为我很喜欢她，与将军府并无半分关系。”

“好了好了！朕只是跟你开个玩笑，你倒是激动个什么劲儿？”

说着，伸手就要将她拉进自己的怀里好好抱一抱。

洛千凰起初并未反抗，习惯性地的脸蛋埋进他的怀里。

过了片刻，她一把推开他，没好气道：“等等，我要是没记错，我们之间还在冷战！”

轩辕尔桀听得一皱眉，一股怒火从两肋间蹿了上来，道：“朕为了你连整个朝廷都可以得罪，你居然还敢揪着之前那点儿误会同朕继续冷战？”

其实早在他当着众人的面将自己从奉天殿拉走的那一刻，她便不再生他的气了。

但想到自己之前受过的那些委屈，以及在知道他要立后选妃之后，伤心得每天吃不好，睡不香，又不愿意这么轻易和他重归于好。

无视他那副咬牙切齿的表情，她一本正经地说：“不是我想和你冷战，而是我已经答应红鸾姐，与她结干亲，认她做干娘。她还说，待我正式成为墨家的孩子，还要亲自为我挑选合适的婆家……”

“你敢？”

洛千凰故意气他：“你最好别再欺负我，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也是有娘家维护的人了。”

轩辕尔桀被她那一脸故意气人的样子气得哭笑不得：“好，就算你有娘家做靠山，说到冷战这件事，难道朕就不生气吗？朕堂堂皇帝，却要忍受自己喜欢的姑娘整日与别的男子相互牵扯，就算你抬出来的理由是为了顾及朕的立场、朝廷的利益，朕也不准！如果黑阙朝的安危要靠你一个小女人来支撑，估计离亡国那天也不远了……”

洛千凰急忙伸出小手，用力捂住他的嘴：“什么亡国不亡国，你是皇上，怎么能轻易说出这种不吉利的话？”

轩辕尔桀顺势将她拉进怀里，笑着问：“还没过门就这么替朕着想，还敢说你不生朕的气？”

这一次，洛千凰没有从他的怀中逃开，而是将小脸轻轻埋进他的胸口，十分委屈地说：“我们以后不生气了好不好？”

那软软糯糯的声音，一下子就将他的心给融化了。

他紧紧将她拥在怀中，哑着声音道：“好，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生气了。”

虽然洛洛这边暂时被他安抚住了，被丢在奉天殿的满朝文武却在第二天的早朝之上对皇上发了难。

轩辕尔桀在选妃大典上做的事情简直令以云四海为首的一众大臣完全无法容忍。

他可以对礼部大臣精心挑选出来的秀女评头论足，也可以将这些姑娘全都逐出奉天殿。但有一点，他触犯了这些大臣容忍的底线。历代以来，有资格坐上国母之位的女子，不但容貌才华样样过关，出身背景也非常重要。像洛千凰这种连生父都不知道是谁



的小孤女，她凭什么被皇上赋予未来国母的身份？

于是，第二天的早朝，云四海等众位大臣以国母之位不能儿戏为由，对皇上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击。

面对众臣的口诛笔伐，早料到今天要应对这样局面的轩辕尔桀非但不恼，反而慢条斯理地反问众人一句：“先不提洛千凰究竟有没有资格坐上黑阙的国母之位，既然众位爱卿对联的决定提出了质疑，今天在这里，朕只问你们一句，一年前，朕隐姓埋名，微服私访，途经江州时遇到了自己心仪的女人，并与她双双在佛祖面前立下誓言，此生非她不娶，她也非朕不嫁。若违反誓言者，必遭天谴。正所谓君无戏言，你们一个个在这里对联的决定提出反对，可有站在朕的位置上想过朕的立场？难道你们要逼朕做个言而无信之人？”

云四海振振有词：“皇上可以履行当年的诺言，将洛千凰收入后宫，赐给她一个妃子的名分，让她陪王伴驾，不离左右。但尊贵的国母之位，凭她一个没出身没背景的丫头，暂时还担不起这份重责。”

轩辕尔桀回以冷笑：“她担不起，难道太傅家的大小姐就担得起了？她连明慧大师都敢出言顶撞，连本朝郡主都不放在眼里。朕倒是要问问太傅，这样的女子，她有什么资格被朕扶上皇后之位？”

云四海红着一张老脸辩解：“臣并没有逼着皇上一定要立小女为后，小女无德，自有臣严加管教。至于臣今天之所以当着诸位同僚的面，对立洛千凰为皇后提出反对，是因为她根本就不够资格成为黑阙国母。皇家代表着整个黑阙的颜面，若被其他国家知道咱们黑阙的国母竟是一个连最基本的宫中礼数都不懂的小孤女，皇上的颜面何在？黑阙的颜面又何在？”

轩辕尔桀被他的话给气笑了：“洛千凰哪里就不懂得宫中礼数了？”

云四海重哼一声：“臣可是清楚地记得，那个洛千凰每次见到皇上，不行礼、不下跪，分明没有将皇上当成一位帝王来看待。”

“她之所以见了朕不行礼、不下跪，是因为朕在她还没进宫的时候便有言在先，到了京城，进了皇宫，与朕的相处模式可以与在江州的时候无异。只要她心里有朕，并对朕从一而终，守不守宫中礼仪，又有什么意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未来皇后要是连最起码的宫规礼仪都不懂，她如何当得起后宫表率？”

“朕的后宫除了洛千凰之外，将不会再有第二个女人！所以，她只要做好她自己的表率就足够了，其他的，朕毫不在意！”

此言一出，众位大臣再次震惊。

礼部大臣急不可耐道：“偌大的后宫怎么能只有洛千凰一个女子？”

“就是啊，皇上……”另一位大臣赶紧接口，“您这个提议于理不合啊，只有充实后宫，那些女子才能为皇上开枝散叶，我黑阙朝的将来才能更加繁荣昌盛……”

“李大人，你这话说得有些片面。不要忘了，朕的父皇当年因为过度痴情，只娶了母后一个女子。作为父皇、母后膝下唯一的独生子，朕并不觉得开太多枝、散太多叶有什么必要。皇子多了，势必为了争权夺利斗得你死我活。朕可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有朝一日为了这个皇位，连兄弟之情都可以不顾。更不希望后宫中的那些女人，为了争抢朕的宠爱，要尽心机、费尽手段！”

云四海再次接口：“好，就算皇上拿太上皇和凤太后做榜样，至少凤太后出身名门，能为突出，曾经还与太上皇一起出征攻打过北漠，为我黑阙朝立下汗马功劳。太上皇愿意将独宠之名送给凤太后，朝中臣子以及天下百姓心服口服。可是洛千凰呢？她何德何能？她只是江州城的一个孤女，凭什么要受到皇上的独宠？”

站在大臣行列中的贺连城实在听不下去了，忍不住插口道：“云大人年世过高，忘性可真大。当日萧霸天代表北漠出访黑阙，若非洛千凰在关键时刻出手相帮，蛇岛的掌控权可就被北漠夺去了。蛇岛这个地方之前于朝廷或许并不具备任何意义，可自从探子将蛇岛上拥有大量金矿的事情上报朝廷，云大人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洛千凰不但帮黑阙保住了蛇岛，同时也为朝廷国库增加了上百万两黄金的进项。上百万两黄金，相当于朝廷二十年的税收。这份功劳，云大人难道不想为洛千凰记上一笔？”

云四海哪肯轻易服输：“这份功劳，岂能与凤太后当日所作所为相提并论？凤太后熟读兵法、足智多谋，陪太上皇南征北战，出谋划策，才有了黑阙今日稳定的政治局面。而洛千凰呢，她只是因为自身的一些天赋，在比赛现场令北漠那些战马暂时失控，才在阴差阳错之下为我黑阙挽回了局面。除此之外，她还有什么政绩值得歌颂的？哦，对了……”

振振有词地说到这里，云四海又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久前，很多人都在私底下盛传，洛千凰水性杨花，一边在皇上面前谄媚讨好，一边又背着皇上与昭然公子暗中私会。像这种连最起码礼义廉耻都没有的女人，她有什么资格担任国母一职？”

轩辕尔桀厉声喝道：“太傅，请你说话的时候注意一点儿，什么水性杨花？什么不懂礼义廉耻？你连事情的来龙去脉都不知晓，凭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洛千凰之所以与楚昭然周旋，是为了朝廷及千千万万受水患所困的百姓，向楚昭然索求最后一份水患图纸。今日在场的诸位爱卿应该亲身经历过，楚昭然在递交完第三份图纸之后便谢绝见

客，死活不肯拿出最后一份图纸。一旦误了交图纸的期限，朝廷无法动工，你们可知来年雨季，朝廷又会遭受多少损失？”

“可是……”

“太傅，不要用你短浅的目光来衡量别人。朕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连大字都不识一个的稚齿小儿。朕的身份是皇帝，江山大业在朕的掌控下既然能被治理成今天这个局面，足以证明，朕的判断能力毫无问题。既然如此，太傅及在场的诸位爱卿，又何必针对朕的私生活没完没了进行刁难？娶谁，或是不娶谁，那是朕的权利和自由。你们一个个迫不及待将府中的千金往朕的后宫送，求的，不就是一个势均力敌吗？说一千道一万……”

他冷冷看向众人：“朕充盈后宫和朕的后宫只宠一人，给诸位爱卿带来的结果，其实是一样的。”

这话一说出口，那些正准备随云四海对皇上提出反对意见的大臣，全都默不作声了。

是啊，在此之前，他们怎么就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些年，一些大臣之所以会与云四海暗中勾结，为的就是借云四海未来国丈的势力来稳固自己在朝廷的地位。

眼下云锦瑟已经被皇上用冷酷决绝的方式淘汰出局。这意味着，云家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在这个政治舞台上彻底没落。

自己家里的闺女虽然没有进宫得到皇宠，但同僚家里的闺女同样不受皇上待见。从一开始，大家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自然不会有别人上位来踩自己的局面发生。这么一想，那些曾支持云四海的大臣全都醍醐灌顶，像是被人在头上重重敲了一记警钟。

再继续跟皇上作对，他们的下场就会跟云四海一样，彻底失了帝王的心。不得不说，今年这场意外的选妃大典，轩辕尔桀绝对是最后的赢家。不但将洛洛重新抢回到自己的身边，还借着这个机会，狠狠打了云家一记耳光。

至此，朝中一些聪明的老狐狸，默默又站回了皇上这边。并在心里决定，从今以后，尽可能与云家划清界限，以免云家遭殃的时候，会牵连到自己。

云四海真是做梦也没想到，他精心策划的选妃大典，最后竟落得这样一个惨败的局面。

被墨红鸾请到将军府的洛千凰，并不知道发生在早朝上的这起由她引起的唇枪舌剑。

从她眼底那掩饰不去的笑意不难判断，她此时的心情格外灿烂。

“小千，你真的不后悔做出这个决定，为了爱情，甘愿被束缚在深宫之中，一辈子做皇帝身后的那个女人？”

洛千凰红着脸颊点了点头：“我与皇上之间的误会已经彻底解除了，他还答应我，以后再也不会跟我生气。我……我知道这个决定很没骨气，可我真的很喜欢他，喜欢到……”

她微微犹豫了一下，小声说：“喜欢到愿意为了他，一辈子留在皇宫，永远陪着他。”

见她一脸羞赧的样子，墨红鸾不由得叹了口气：“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会无条件支持。你只要记得，无论到了什么时候，将军府都会是你永远的后盾和栖身之所。”

洛千凰有些不好意思地问：“红鸾姐姐，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没骨气？”

墨红鸾挑了挑眉：“你还叫我红鸾姐姐？”

“不不，我其实很想叫你一声娘，可是我不敢。我怕你生我的气……”

“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

“因为我说话不算数。”

墨红鸾被她那小心翼翼的样子逗得莞尔一笑：“所以你现在不想认我这个娘了？”

洛千凰急忙摆手：“我想的，我想的。我就怕你生我的气，不愿意认我了。”

“嗯！”墨红鸾点了点头，“现在的情况，的确不适合再认这门亲。”

这下，洛千凰终于怕了，一把抓住墨红鸾的手臂，紧张道：“你不想认下我这个女儿了？”

“如果将来你被立为皇后，咱们墨家怕是高攀不起这门干亲。”

“是不是皇后，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区别，身份什么的，我根本就不在乎。娘，我真的很希望你就是我的娘，你别不要我，我不想再做没娘的娃……”

她那可怜兮兮的样子，一下子就让墨红鸾心软了。

墨红鸾忍不住将她拉进自己的怀里，轻轻拍了拍她的后背：“你这个傻丫头，我又没说不认你这个干女儿，只是现在的情况变得有些不太一样，为了避免外人说咱们墨家的闲话，认亲仪式只能暂时取消。不过，等你出嫁那天，将军府愿意以你娘家的身份为你出一份丰厚的嫁妆，在宫里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你也可以来我这里找我倾诉。”

洛千凰贪婪地将头埋在墨红鸾的胸前，哭着道：“若可以选择，我宁愿不做皇后，因为我发现做皇后一点儿都不好玩。福公公说，等我将来当了皇后，不但不能像现在这

样到处乱走，还要学习烦琐的宫规，在人前端着皇后的架子，跟一群我认识或是不认识的人虚与委蛇，且不能被人挑出半点儿毛病。否则，我就是一个不合格的皇后，说不定还会被朝中的大臣联手弹劾……”

越说越怕的洛千凰紧紧抱住墨红鸾的腰：“要不我还是跟皇上商量一下，不做这个皇后了吧。”

墨红鸾被她这番稚气可笑的话逗得哭笑不得：“真是个傻丫头，有些事情一旦决定，岂是你说改就改，说变就变的？皇后这个位置虽然难坐了一些，但只要你能保持现在的本性，尽可能用你的善良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有朝一日，即便你学不会烦琐的宫中礼仪，不知道怎么与那些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虚与委蛇，那些被你真心对待的人还是会被你的善良打动的。”

洛千凰颇为受教地点了点头，抽抽咽咽地从腰间抽出一块丝帕，轻擦去眼角的泪。

她手中的丝帕很快引起了墨红鸾的注意：“小千，你的帕子已经这么旧了，为什么不换块新的？”

丝帕这种东西，对姑娘家来说就是日常用品，隔三岔五总要换块新的来用才行。可洛千凰手中的帕子虽然质地不错，过于陈旧的颜色却暴露了这块丝帕的使用年限。

洛千凰也没多想：“这块丝帕是我娘留给我为数不多的遗物之一，这些年一直被我当成宝贝一样带在身边。就算颜色很旧，有几个地方还脱了丝，我却舍不得将它丢掉……”

墨红鸾接过她手中的帕子来来回回翻看了一番，就见帕子的一角绣着一首小诗：红颜如月，阴晴圆缺，既名逍遥，为何悲切？

“红颜如月，阴晴圆缺，既名逍遥，为何悲切……”

当墨红鸾轻轻念出帕子上的字时，眼底忽然流露出一抹迷茫的神色。

“为何我从这首诗中，感受到了浓浓的悲伤？”

洛千凰也跟着点了点头：“这首诗是我娘亲手绣上去的，许是她在绣这首诗时心情很不好，所以才用这首诗来代表她当时的心情。”

墨红鸾来来回回看着上面的字迹，心底某个角落像是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可到底这股触动来源于哪里，她又完全解释不出来。

像是看出她眼底复杂的神色，洛千凰问：“这块帕子有什么问题吗？”

墨红鸾摇了摇头：“没什么问题，就是觉得这帕子上的字，绣得很漂亮。”

“是啊，我娘的字写得可漂亮了，除了这块帕子之外，她还留给我一本她亲笔写的医学手札，我的医术，就是从那本手札中学来的。”

墨红鸾将帕子还给她，忍不住问：“你娘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

提起自己的娘，洛千凰的心情又低落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只依稀记得她失踪的那个早晨，去了雁归山采药，直到天色彻底黑了下来，都不见她回来。我当时急得大哭，带着附近不少邻居进山去找我娘，结果邻居在雁归山找了整整三天，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我娘被山里的野狼给吃掉了。”

这还是墨红鸾第一次这么仔细地询问她娘的事情，听完讲述，压抑在心底的那种复杂情绪变得更加强烈了。

“小千，从小到大，你娘都不曾跟你提过你父亲的事情吗？”

洛千凰老老实实摇了摇头：“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我的家庭与别人的家庭不一样，别人是父母双全，而我只能和我娘相依为命。至于父亲……”

她顿了顿：“在我的记忆里，是一个从来都不存在的身份。我娘是个很要强的女人，她将我照顾得很好，如果我六岁那年她没有意外失踪，我想，我的人生不会陷入后来的黑暗。”

墨红鸾不忍心再让她说下去，只能将她抱进怀里，轻声安慰道：“别难过，你的亲娘虽然不在了，可你还有我这个干娘。小千，我会用下半生去疼爱你的。”

刚走出将军府，洛千凰的视线就被一只白色的小貂给吸引了过去。

“阿布？”

看到阿布的同时，她的目光开始向四周留意，总觉得有阿布出现的地方，也会发现楚昭然的身影。

无奈将军府周围人来人往，一时之间，她还真不知道楚昭然到底隐藏在哪个角落。

明知道阿布的出现很可能是楚昭然给她设下的一个局，她还是不忍心对这么一只可爱乖巧的小家伙采取无视态度。

三步并作两步追上阿布，她刚要弯下身将它抱进怀中，从前那个一看到她就会对她投怀送抱的阿布，竟然一反常态，扭着屁股转身就跑。

扑了个空的洛千凰被阿布这怪异的举止弄得一个愣神，忍不住心底的好奇，尾随着它的脚步跟了过去。

本以为它会像上次那样将她引去楚府的后门，结果三拐两拐，竟被这小家伙带到了一条偏僻的街道。

街道旁边开了一家小茶馆，坐在茶馆门口正慢条斯理品着茶的，正是阿布的主人，楚昭然。他似乎早就猜到她会被自己的爱宠带到这里，冲阿布勾了勾手指，阿布非常乖

巧地跳进主人的怀里。

楚昭然动作温柔地在阿布的小脑袋上轻轻抓了几下，笑着向洛千凰打招呼：“好久不见，要不要过来喝一杯茶？”

看到他，洛千凰转身就要走，就听他的声音从耳后传来：“好歹你我曾经也在半夜私会过几次，如今见了面，说走就走，会不会觉得自己有些太过绝情？”

“楚昭然！”洛千凰转过身，恨恨地唤着他的名字，“你究竟有完没完，一次次陷我于险境之中，你到底想怎么样？”

“险境？此言何意？”

“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想骗我，有意思吗？皇上已经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我，当日你故意不将最后一份图纸上交朝廷，为的就是让人传假消息给我，故意让我以为你为了和皇上竞争，不惜利用这最后一份图纸来做威胁，逼皇上妥协。最可恨的就是我这么聪明的人居然上了你的当，不但厚着脸皮去你家求你，还想出三更半夜骚扰你睡眠的方式做尽丢人现眼的事情。楚昭然，你耍了我一次又一次，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哈哈！”

她的指控，逗得楚昭然放声大笑。

“你还好意思笑？”

笑了好久，楚昭然渐渐止了笑声，只是眼底的笑意依旧未退：“我在回味你刚刚的话，你说，像你这么聪明的人，居然会上我的当。洛千凰，能不能请问一下，你究竟哪里聪明了？有生以来，我可是我见过的最笨的一个丫头，随随便便对你使出些小把戏，就骗得你团团转，你居然还好意思说自己聪明？”

洛千凰被他气得直跳脚：“你利用阿布引我来这里，就是想要当着我的面奚落我？”

“奚落倒是不会，就是好些天没看到你，想要找你好好聊一聊……”

“我和你之间没什么好聊的。”

“你不想听听我对选妃大典的见解吗？”

闻言，正准备抬腿就走的洛千凰又折了回来，一屁股坐到他的对面：“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想说，皇上当着众位大臣的面做出那样出人意料的事情，真正的目的，是与你一争高下？楚昭然，我告诉你，不管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至少可以证明一点——在感情上，他并不是一个懦夫和小人，不像某些男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他的话非但没有让楚昭然动怒，反而使他笑得更大声了。

洛千凰偏偏见不得他不将任何事放在眼中的样子，瞪着他道：“笑里藏奸，一看你就不是好人。”

“这年头人还可以用好和坏来区分？洛千凰啊洛千凰，你还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傻丫头！”

“不用好坏来分，难道还用美丑来分？”

“何谓好？何谓坏？你敢说，皇上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就没做过愧对良心的事情？你敢说，我这次殚精竭虑为朝廷、为百姓解决水患问题，就算不得是个好人？洛千凰，你的世界太单纯了，像你这种有如白纸一样的姑娘，根本就不适合在皇宫这种充满心机和算计的地方生存。我知道皇上在选妃大典做出的选择令你非常感动，但你也要想想，即便他承认了你的身份又有何用？朝廷不少大臣都极力反对你们的婚事，这意味着，为了将你扶上皇后的位置，他将要与天下人为敌。这样的结果，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即将出口的反驳被洛千凰又硬生生地咽回肚子里。

她沉默了片刻，问了一个很没底气的问题：“就因为我出身不好，他们就要反对我与皇上在一起吗？”

楚昭然投给她一记同情的目光：“大臣们可以容忍你以妾室妃子的身份陪王伴驾，却不能容忍你这样一个出身的姑娘，坐上皇后之位。”

“是不是皇后，我根本就不在乎。”

“你可以选择不当皇后，但黑阙的帝王却不能没有皇后。难道你愿意看着你喜欢的男人，将另外一个女人娶进皇宫，成为他身边名正言顺的正妻人选？”

如此不留情面的一番话，说得洛千凰心里直发堵。

她现在的确正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要么排除万难，坐上高高在上的皇后之位；要么认怂（须造字）低头，由着那些大臣逼着皇上在后宫中册立一位出身尊贵的国母。

这两个选择无论是哪一个，都不是她心中所愿。

她只想和心爱的男人开开心心过日子，为什么当那个被她喜欢的男人是个皇帝的时候，所有的事情就会变得这么复杂呢？

“洛千凰，你其实可以不必活得这么辛苦的。只要你在感情上做出新的选择，一样可以拥有你想要的人生，难道你不觉得我们之间才是最契合的？”

楚昭然的话，将洛千凰从沉重的思绪中拉回神。

她好笑又好气地瞪他一眼：“先不说我们之间究竟有没有你口中所说的契合度，也不提你我之间还挡着一笔仇债关幽幽。就凭你为了达到目的，三番五次陷我于不义之